

母亲的思念

□邱永明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春节临近,小区里离乡背井的游子归心似箭,纷纷背起行囊回家团聚。邻居们已将新桃换旧符,亲戚来来往往,喜气洋洋,出嫁的女儿们纷纷回家团圆,参加祭祖磕头仪式。“春到堂前增瑞气,日临庭上起祥光”,这是我新贴的春联。由于儿子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学习,因此我的妻子、媳妇、孙女也随同去了美国,所以今年的春节,只有我与95岁的母亲相陪伴了。

从小年夜开始,母亲就一直盼望大儿子(我大哥)回家。

大年夜一早,母亲就自言自语地嘀咕:“我虽然把院子大门锁上了,但是我常常听着,是否有叫开门的声音,桂生(我大哥)是否会回来。”母亲坐在沙发上,常不住地站起来,目光移向窗外。好友请我们母子俩去吃饭,娘回答说:“我坚决不去,我要等大儿子回家。”

除夕晚上,随着爆竹声响彻云霄,母亲的眼睛开始渐渐湿润,不断叹气,“看来,今天他不来了,今年年夜里他不回来了。”哥哥一人开了两家旅馆,工作很忙,自有全面安排。但面对母亲痛苦的等待和煎熬的

思念,我再也憋不住了,不得不打电话给哥哥,“娘天天想着你,盼你回家过年,什么时候回家?”答复是初三一定回来。初三一起床,母亲自语似的低声说:“如果你也不在,我一个人就要哭了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分明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委屈、一丝无奈、一丝失望,更看到了一丝淡淡的忧伤……这是一个老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。傍晚时分,大哥一家终于来了。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,在饭桌上,她告诉我们:你们有空要常回家看看!

回家看看!听着母亲的话,我感慨良深——作为子女应尽量找时间和爸妈在一起,哪怕听听他们的唠叨也好,不要等失去了才去珍惜。若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时,则为时已晚矣!

摄花

□詹超音

有一部手机就会拍摄,已成中国风。等到一个人情不自禁拿出东西让你看,必是先符己心。拍摄也是。

什么时候上传拍摄最多?桃花盛开的时候。一朵桃花挂在枝头能有多大变化?变化大着呢,变化在心头,人有多欢,花有多美。拍摄,三分为记录,七分是自赏。

这几天,听得手机提示音连续,必是哪位在上传桃花照。我的心没放开,来看看去,融不进他们的景。

我喜欢拍比我大的事物,以证明我在里面,这大概同我的性格相关。我这种性格属于低调的、自谦的、规矩的、实在

的,容易被接受,因为对人与事物都无危险性。我的人生旅程都有导游带着,行到哪里、在哪驻足任由安排。你渺小了,心就会服。躁者不安,多是心大。

花面前,你是入侵者,取照可以,合影可以,动手不行。花是要用心去对待的,待好让你看艳色,待得不好给你看颜色。熙熙阳春,花是为果农开的,你多什么情?就连绿叶都甘愿在花儿满开之后才上枝头,为的是让花儿好好授粉。你得知趣。

桃花依旧笑春风,今年有些特别,屏上示花的多了,花也甚是殷红。昔日崔护为“人面”,今日赏花已消愁。

无聊的伏笔

□石路

朋友圈常见各种各样求助信息:有求医问药、有找工作、有学习遇到困惑寻解的等等。这些不外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碰到些具体困难,真诚祈求得到他人帮助,这十分理解。不少人见后,也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,尽朋友一点微薄力量,助当事人越过生活“山丘”。

然而,也有个别人,拿朋友圈当随意“开垦”的“自留地”,竟发出些异想天开、莫名其妙的“求助”信息,使人见后冷眼待之,纷纷“避之”。是捉弄人,

还是所谓“幽默”?

植树节那天,我就看到朋友圈某人一则信息:今天是植树节,想问一下有没有种摇钱树的,顺便问下是咋种的?发这信息的人,已人到中年,我有点印象。可他怎会发这样的信息,是何意?我第一反应是调侃。相信,这也是所有正常人在看后第一时间的反应。

可是,令人不明白的是,就算调侃,可它没有任何一点由此生发及关联的正面意义,反而发这种信息很容易让人产生

歧义,而且更重要的是会贬低当事人的价值观,使人对之生厌,这又何必?思来想去,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印证,即当事人委实无聊。

第二天上午,我乘空隙,又看了一下这条信息,发现几百人朋友圈无人理会。然而,我眼睛里却似有无数鄙视的目光,在注视着它。我想回复他,文字也想好了,即勤劳是摇钱树,汗水来浇灌。但一想,这般搭理他反而是抬举他,更何况这样说于他何益,难道他不懂?

静下后,我只是想着以后他若真的发出求助信息的话,会有多少人理会它?一个无聊之举,却不知早已为失去朋友圈埋下了伏笔。

六月的歌(五句子·四首)

□王海

祖国花朵

六一节，儿童欢，
庆祝活动喧一片。
七彩裙子上台舞，
歌声扬起几多愿，
祖国花朵红艳艳。

长成栋梁

六月风，暖洋洋，
吹得万物勃勃长。
就像我们小朋友，
天天面向红太阳，
长成国家大栋梁。

走进六月

歌声脆，笑声甜，
我们走进六月天。
田野闻到金麦香，
路上遇见下汗脸，
都去“赶考”急急赶。

天天向上

胸前飘动红领巾，
脚步咚咚激荡心。
走进六月好天气，
天天向上争先进，
要把成绩报北京。

“小人书”的情结

□汤妙兴

“小人书”大名为连环画，早在公元前15世纪问世，二十世纪初在上海流行。我和“小人书”结缘于1958年，至今65年过去了,但对少儿时代与“小人书”结下的情结依然记忆犹新。

那一天,刚满10岁的我参加外公65岁生日家庭聚会,外公把我这个最大的外孙叫到跟前,讲述他最近阅读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,其中“桃园三结义”“三顾茅庐”“长坂坡”等章节,一下子吸引了我。见外公讲累了,我向他要原著阅读,繁体字且文言文,不仅“跳”过了许多不认识的字,也很难读懂书中的原意。外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情,“你现在只有三年级文化,等长大了就会看得懂”。他拿出5元钱,让我去街上书店购买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,谢过外公后,一口气奔到街东的书店。三只柜台里摆满了上百种书籍,连环画占了一半柜面。我蹲着身子寻找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,“找到

了,就是这一本”,营业员拿出书来给我看,“不对,怎么内容这么少呀”,“你不要急,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整套书共有60本,这是出样的第一册”。

我拿出了5元钱,说60本书全买了。营业员见我购书心切的样子,笑着说:“小孩子,这5元钱只能买十几本,买全套60本还差不少钱哩。”我看了看书本底页上书价,不好意思地红起脸来,“阿姨,对不起,你帮我算一下,5元钱能买几本书”。营业员算了算说可以买16本,还剩余零头2角5分。这一天,我拿着一大包书连蹦带跳回到了家里,一边帮助妈妈做饭烧火,一边借着灶堂的火光翻开了第一本书。连环画图文并茂,远比外公的那本繁体字长篇小说容易理解,一下子被书中的故事所感染。

很快,转眼到了寒假,16本“小人书”已经通读了两三遍,多么期盼一本接着一本读下去,可是家里穷得叮当响,连添置火柴、食盐等杂用品都用舍

不得吃的鸡蛋去兑换,我没有勇气向父母亲开口要钱去买书。“去挖树根,挑到街上换钱去买书”,这是我深夜里辗转难眠想出的办法。第二天,我拿了铁铲,试着到河边去挖掘废弃的树根。半天下来,手皮擦破了,鲜血染红手掌心,收获还真不少,挖到了4个小树根。下午我挑着树根去街头收购站,共25斤兑换了5角钱,我抹了抹额角上的汗水,直奔街东的书店,用3角2分买了一本书,还剩余1角8分,加上上次买书余的2角5分,又买了一本后还剩余1角2分。

第一次的成功,坚定了决心。吃过年夜饭,大年初一约上隔壁比我小一岁的表弟,踏着冰冻去附近挖掘树根,两个人合作效率高了许多,半天时间挖到了八九个树根,下午挑到街上买到了1元6角,我将分到的8角钱,加上上次剩余下的1角2分,一下子买了3本书。附近的树根越挖越少了,我们就扩大外围,这一天发现一个

老树根,挖掘时一不小心连人带树根掉到了结冰的河浜里,冷得浑身瑟瑟发抖。这一次落水后,父亲不再让我出去挖树根,可60本书还有一半多没有买到手。

这一天趁着父母亲外出干活,我又悄悄地重操旧业,在邻村的河边挖到了几个树根,从街上换回了两本书。吃晚饭时父亲很生气地批评我,可我不服气地放下饭碗说:“我今天不吃夜饭,你就不要生气了”。当夜,我饿着肚子钻在被窝里,借着窗户透进的月光,把新买的两本看了一遍。母亲可能受外公的影响,知道看书明理的好处,就劝父亲不要太严厉了,儿子喜欢看书是好事。第二天父亲换了口气说:“挖树根要注意安全,不要一个人去”。听了父亲暖心的话,我含着泪水点着头。从此我或者带着表弟一块儿去,或者带着比我小3岁的弟弟去。冬去春来,3年里买全了《三国演义》60本连环画,接着还买了《东周列国》、《三勇士》、《刘胡兰》、《上甘岭》等书,一共有180多本连环画。

书买回来了,附近的小朋友都喜欢看书,我在墙体上钉上一块木条,干脆把书本穿上

线挂在木条上,这样挑选时可以一目了然。我家弟兄五人,房屋十分简陋,我住在矮小的偏房里,大约10多个平方米的偏房,除了一张简单的床铺外,三面墙壁上挂满了连环画,偏房变成了书屋。后来有人传开说我家有个图书室,连隔河邻乡的孩子也结伴而来看书,逢逢下雨天停工还迎来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,有的还借回家去看。

14岁那年父亲突然生病住院,正是我收到中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,母亲为筹钱东奔西走,我对母亲说:“先把父亲住院费交上,我已决定停学务农。”母亲无奈地点了点头。当年秋天,我被推荐当上了生产队的民校教师,教大家识字学文化,还讲一些“小人书”上的故事,吸引上夜校的人越来越多。刚过20岁的一天,组织上将我 from 大队(村)副职的岗位上调进了公社(镇)广播站,担任负责人兼编辑,从此开启了基层新闻工作的旅程。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,书架的书箱早已取代了用汗水换来的“小人书”,书屋也几经拆迁而不复存在,可是与“小人书”相伴留下的情结,始终定格在脑海中,鼓励我笔耕不辍。